

2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SEN-SHOTEN

DEC 2 1954

T5418 / 2952

U. 19-24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宗子相書 三首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後水蝗荐至雖其善卧一日為多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不欲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愛次者慊慊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

海濱集 卷二十九  
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柰何曠曠  
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大守奉職無似圜圉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口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曾督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畫驪駒在道  
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  
吏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既已煩左  
右焉而愈益延佇永日不折腰道傍即高枕郡齋卧  
足下以爲非人哉老吏上某績屬足下省中僕泗固  
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唯足下留意焉元美  
今安所期對髡鉗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藪藪聞戒未  
已也柰何

與吳明卿書 三首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據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內名家矣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某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茲多口日足下由邢襄間得爲某旣史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爲某焉海內二三兄弟固

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旣彌月矣欲造物不如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兩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猶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患郡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厄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旣已拂衣業社門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爲祖跣相醉耳春來殊憶明卿度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

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柰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爲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即三黜又柰明卿何

與余德甫書五首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它屬肫肫病客如就語焉不佞如某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締膺仕爲高而尤以不遺狂生爲美閩中

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爲異物足下以骨肉爲治後事海內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交情今不識其刻文已爲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爲二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索將若不能俯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曷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亡論足下

心跡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  
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  
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北  
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某七年杜門於此  
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  
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  
庶幾無疾病何媮快至此極也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警何天重困  
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母者竟以不起

匍匐襄事爲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  
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  
如處女闔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  
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  
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  
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抄秋得請使寄白苧今以篋  
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  
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

人焉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  
無已終當自詣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  
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  
時則若熊侍御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邪謝  
茂秦見懷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  
惠刻藁其在吾黨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  
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况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  
長物也德甫寔繁有指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  
之

又

十二月度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日夜逼除  
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日以子與盤  
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下明卿已  
移高州六月以賀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  
月朔抵都門初三日旦入見帝是役也凡再浹  
旬而竣亦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太  
名抵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  
報足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爲代焉元  
美正月自大名亦詣濟南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一  
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卿緬縷不能

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詣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為快也左提右攜唯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為致用晦藝林與鬱今之諸王孫撥躡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乎亦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

為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藎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十三首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法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為不苟去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諒漸廢何爲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林嚼苦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濱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久矣兄其  
爲我職志

又

承諭揭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  
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墮汗漫  
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庶乎境變神遷耳小  
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  
苦也酣法難雅口鑿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

邪么麼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忽  
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羣疑矣夫士之所寧無友也而  
友必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相絀  
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豈爲知己焉殿卿乃今所  
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賓客已  
稱清樂况撫愛子擁少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其所  
媮快哉信乎得以儉朴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然何  
必去父母之邦

又

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爲二足下大方兼詣

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不砥蹠振鬣而黽勉踰舍絕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爲疾適今百日以庇再造猶在牀薦雖宿創頓失似有因禍爲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平生然辛楚備嘗度日委日孰矣天幸愍遺不敢自謂爲人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某者柰何謂從諸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妬出於不自信龍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耶近示詩文統詣妙境迹藏于思可與知微日長君臨候謂不佞凡病之有形氣實客之氣理斯形乎竟如其論此其卓識非殿卿不得而子何患不至道也又謝客客輒謂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干諸貴人

且起矣曰已抵汴身為質子錢于右史矣此不與一  
二老腐儒左攜榼右提局如殿卿之於孟生指庭前  
栢樹子道故又但曰喫茶去邪生實不德乃至親日  
偵其肥瘠况人間世哉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  
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為得也微哉  
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  
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  
妙上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為足下不欲示人以

朴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  
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  
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因其氣  
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  
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為云尚蚤姑竢正  
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為  
邴生薄遊之計攜我殿卿東歸箕顛老焉以觀稷契  
之美不愈於陽鱈之誚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

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  
上春來寥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爲大邑擢  
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十金  
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祿相也爲喻雖鄙足徵其  
不獲爲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爲遣一姬進一姬  
各厭余意但依疾爲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爲歎涕  
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  
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

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爲足下更產  
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  
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爲天門日觀之游  
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惠姑領俟之襲生書  
生勢自依依不失爲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  
未已不甘一貧博士柰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  
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適工神明垂應  
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爲  
遽有所隔乎正甫方獲圭噐而闡政不寧賀者在堂  
弔者在門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不佞適讀薦章知足

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  
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  
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  
兄大積勞以承貶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  
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黯然無狀杯牘浸廢乃  
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第所蓄似足不徹  
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

又

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淡句元美寄致其羣均之拳拳  
我殿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疾  
今率當過已吳岐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此  
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為是何言與  
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為宗周氣業師筭字當易諸  
賜精苛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抄興言懷  
人覩物想兄切怛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欲  
以贈遠人几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羣姬牛飲  
把犒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為罵  
帳邪

又

夫玩世之爲大於辟世也邈矣不佞弟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此  
公爲吾輩乃如此然某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  
惰無狀一朝與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爲且置  
焉而有今命是役也可以某月無大不負翦袂之  
雅然後更圖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怕於斯也十年  
恬退微名不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袂者亦恒於  
斯也兄而爲不佞願之乎苟唯其適十年微名亦何  
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遣累尤爲光塵俱妙但弟有

難言姑試某月終當以辟作肯如秦中故態者兄幸  
識焉此外唯冀三河間一握手足下庶幾少忍云爾  
浙牒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繁以勞半途而廢  
取笑里閨也

又

南發無任蹉蹉半途之狀踴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  
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卽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忍性則闕道氣不佞其巖穴旣不能深川澤又不

能廣絕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  
盡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旣竣聞署尋攝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參江西本自菲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爲當路乍記乍忘接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薄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爲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遣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咫

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蠲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繫楫中流以  
迓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醞酒爲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間出大梁攜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  
把苦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爲壽再遊  
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  
跣含飴而弄少子以娛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  
置蓋素竒之迫行致締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閭閻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炊  
玉薪桂廩庖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  
玩世之妙理也某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即  
稍墮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苦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沈王門招搖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俛去

又

間之使附啓乞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  
周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  
小豚大襁袍中蔡老妾少識鄙意盧亦朴惠可惜相  
安舉以命僕不敢當焉皆曰姑逝倉卒脫棺收視不

報之德世締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時與戚  
寧易有朱乎其言之也無論九歲之孤顧惟寡母即  
人情凶薄亦何所不可流涕者任之耳徒戚何益然  
而無財不可以爲悅即易亦難柰之何又云襄事無  
以誌爲解是即前所教以仍先大夫舊壙云者不佞  
豈忘逢於何拙心齊王之門若使貴公逗留搖筆不  
下斯置之矣某于此苦塊慘惡寢伏僵孿甚不便於  
倚次誠如諭者長兄愛我哉子長信奇士即長君亦  
各執其所自見者耳殿卿見以爲不爲宗周孫爲非  
乎即殿卿之爲宗周孫長君見亦未盡以爲是也



又

生非為恭者吾黨有人哉兄遽何謂而必圖之以孤  
 鄙薄見所宜緩更隱王門不惡也倚次鬱鬱視日猶  
 年賴小于鱗孩提旦名年心境拂矣不可言晨有自  
 宗伯所來者云誌已就稟望後可得報果爾孤無異  
 悲感于殿卿者便為轉謝否所託大篇懇惠以梓無  
 任徼寵跂予不備

又

宗伯誌奉覽簡潔老成亦自名品使早得佳篇狀外  
 之助不啻此矣刻本已就方俟佳篇浹旬可緝寄不

意長兄為某一租客歲賦布二十綿四百坐享挾纊  
 之利不知所由至恐成冒昧積負不責矣日月不居  
 先慈見背忽已卒哭念別長者視此闊焉駒誕歸集  
 佳文適從天下父子奉泣如復得一母者先慈獲據  
 成棺再叨狀列身與名孰親是均不朽其在殿卿厚  
 自性生不難於為德值所可為德者為難耳何以萬  
 一圖報也佳篇語意一庇不佞而辭足以發然恐累  
 殿卿不黨之明而信者半之矣廬次黯然疏茹自慰  
 夙夜念襄大事一切廢置即一二妄動取侮亦以先  
 慈餘譴甘之告子之道力時可竊用頑鈍不恤也長

者匍匐豈猶有所不至而重繩吉惠示使之慮出萬  
全即某所自盡何以越是乃宗伯公既已託羅武選  
爲擇十一月二十八日蓋以荒隴坐向先慈并愚父  
子年命生亡所忌取衷之者似與灌甫所爲擇者不  
同又其月日旣已登刻請益長君亦爲抵掌武選今  
恐互違教旨柰何殿卿爲命之矣今之作者非李生  
王殷二三君子則殿卿其人耳聞之莫章始猶謂海  
內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于子長亦謂家丈人平生  
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  
文之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玄何患色象也乃殿卿

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恠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  
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逢也初擬以白雪樓爲  
贈不佞營白泉而比隣焉恐倫有別業猝未他委至  
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畝之間與子旋兮吉媿弱息  
未可窮谷無已則稱東郭二先生云尔此非就謀遙  
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晉接長兄之者體貌曲  
備矣猶謂不佞不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爲解且不  
佞亦已推轂灌甫又當自悉也

又

不肖孤之於殿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狎之老而

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如焉且孤動以天幸即  
先母大事亦復倨疆殿卿從旁替之無不各中條理  
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為計所必出此而後善者自  
今觀之老母大事什已舉其七八則以值殿卿不值  
耳是非動以天幸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為通論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徐子與 三十二首

數日不候為歎殊甚然初以吾兄雅好高卧天寒酒  
熟縱飲極樂庶幾無疾病也復有西山思邪佳哉即  
愚陋能執鞭踵屐隨往乎四詩太白安帖無一語  
不當弟意七言更切於用事氣亦明暢或非茂秦諸  
公所及矣方以持螯小妾即展誦不覓淋漓簡中也  
老母小兒兩係遙情未能即慰宦况如此重為鬱鬱

何如宗子相書再申前志足示不忘千古之業兄復  
神揚茗雪欲爲第二會不識何可由焉惟尚記憶乃  
大感矣

又

佳物皆老伯所憐兄而遺以御寒者皆分愛逮弟綢  
繆纏綿遂緣不解可勝感被哉然則盧家婦不敢以  
挾纈矣溫柔鄉豈亦能不埃此邪統欠報稱赧懼不

一

又

每有家寄輒皆賜下走太夫人率織婦下自寒機綫

綏悃切遂至被適賤隔兄乃恚恚如此邪

又

載陽爲別弟握手徘徊一子與爾天涯拙宦二三兄  
弟事復不朽此其論尚古昔恣睢肯少以沈疇千載  
埃來者何可不稱骨肉也載陽爲別握手惟一子與  
能不愈益恚恚乎元美行時王生豈不雄視目則髮  
鬢欲泣下矣此豈敢易言神氣感動斷金爲粗迹也  
弟雖偕內淑不奪至好抵家如有所失矣菲薄自分  
不復有知若吾弟與元美遂愈益爲此落落埽墓之  
日褰帷邢州濟上故人不似知弟歸也郡務殊簡真

可卧治與日俱興不廢朝食但無柰晝眠過足尔高  
春行游後園中相染也已賓旅豈敢忘君子之至於  
斯也未嘗不得見也然惰嫚太甚或未一一下榻必  
不免于簡傲之謗者固性也許殿卿極荷眄睐吳生  
何不携少妾道邯鄲耶老弟罪我三致諭辭捧玩動  
色爲前詩不就坐稽候謝矣茂秦居室肖甫嘗從之  
游弟未遣使也肖甫茂宰近作輒窺我輩徑路此其  
精進亦羽翼晉魏以還不难也元美家君已平盪海  
寇想當助我張幟聞元美六月之朔北馬首矣二老  
弟一見固當濡首豈念擊鹿時耶諸所欲言孔思可

口迷也

又

聞諸道路近有獄似在足下署中 聖恩曠蕩足下  
小臣幸無恙也即日輾轉斯懷謹使致候惟自慰焉  
間辱渥愛是容嗣謝不佞二十六日抵郡輒罄折風  
塵內悒悒望移病行也子相明卿何似為言十日間  
當有起居

又

日來葶者載道而倉庫已虛盜賊四起而城域未固  
遂使僻情之夫不遑寧處也何以免於俗吏哉奉職

無狀矣奉職無狀矣陽月酒熟盛念故人歡飲若昔  
時何可得乎子與自愛他歲一涉民間事雖有披裘  
不愜當年矣聞王元美攜一俠士禦島夷所至披靡  
寧能在劇孟下邪勾吳多劍客如此為弟言李生固  
自壯之哉伴有它營敬以候問

又

僕至西奉尊諭即未嘗不苦就見子與者三詢寢興  
清吉倍昔庶幾無疾病哉開卷誦教長跪不置把玩  
終夕如侍子與側矣復亦效王生吳舍人大歌之聲  
撞鍾石妻孥色動頃亦命酒巨嚼而頽然自得也人

生有知己爾安能踈達官援我以竊時譽邪是月之  
望非去歲與吾弟吳舍人飲於客邸中縱歌相顧而  
笑吾黨之盛一別如雨者時邪是夜吾弟馳神南海  
坐憶廣陵吳生慨然念白雪之在楚攀龍復值元美  
新別歡阻江左各已無快於心者即今三人又相參  
商異域同思且柰何哉是夜寒庭若晝北望神京知  
子與之悵然不樂於尊前而嗟嘆於李生也入秋微  
恙且愈矣屬邑汙萊昏墊未割北虜雖遁而山東盜  
起其在初政府中無一持刃之士加以城垣方圖一  
簣而往役者又病於饑渴未知所終者弟也我生不

有命在天哉可咲可咲踰月稍稍集引弓之民矣計  
又為策以始賑事嚴也風塵小吏鞅掌如此吾弟署  
中清暇寧念之乎二次賜詩頓覓神相氣渾厚大勝  
向日署中時兼亦律調精穩信寡和矣前啓情意未  
攄而披寫是急遂未聞也以庇無他虞太夫人健食  
如平生小兒知夜讀誦是紓薄游之情矣宗生梁生  
偃蹇已久丈夫志四方何乃復不起也幸為書責以  
必報勿令吾弟與生興懷人之悲矣弟也自不免一  
俗吏復此勞瘁何能更專力文字乎即所不敢忘於  
夙昔之好耳元美生當大進舊業計令且稅駕握手

也則慰心哉僕孔思來道愛諸惟托之足下為感者  
哉茂秦殿卿皆無嗣首河南盜亦不利且將就擒然  
備他盜猶尚殷也謝客何能棄去遊京師汪正叔資  
美論定識亦超出人之好我而豈徒哉昨見僕孔思  
不啻見某者正叔多情人哉懶踈任情為郡當不厭  
物議子與終無所語我耶元美未至中朝一子與耳  
勉之哉勉之哉

又

生我者父母愛我者二子二子所謂涕泣而道之哉  
辱諭之夕某不謂復生閉閣而思父之何以使人有

此言來諭一切力行日深怨艾雖創懲太過不恤矣  
海內有二兄視僕爲骨肉僕豈無以報知己終安能  
悻悻投効去以藉之子輩口乎吳明卿來固當廉知  
其狀今不識又何所聞明卿登城四望不竟惻然謂  
彼何人哉而處某於此譖言如蠖讜言如虎勿論某  
夙昔自愛即允等直諒可畏顧諸座右所揭來諭至  
今使僕痛悸矣極知二兄庇護爲勞銜私匪淺均祈  
慎於衫衣膺祉不備

又

日李實夫員外行附起居左右當見晤語實夫猶尚

多情經旬卧郡閣咄咄某寥落狀察諸道路復謂使  
君賢令豈不以爲足下誦之也某所承奉足下顏色  
亦如子與與弟耳來諭何念之深也海內何限不見  
某元美者即見某元美又何限不克由某元美者足  
下某元美也又何念之深乎元美屬推學臬司以淺  
資不就即亦未久署中豈足下不欲急與燕笑夙昔  
也早秋幸抵敝邑哉不腆太行蒼翠醉人復此舊好  
苦酒在御子與子與一何快也今豈不爲某願之某  
不佞屬此下走郡雖蕭索一值有年輒稱卓魯矣春  
來情色愈佳宦情爾耳一日無俗客即在天上寧知



風塵吏作苦乎計今維夏雖元美處亦未達一字元  
美三辱問其未已也贈其文鬱勃持論百世不易此  
言夫子與豈見之哉拙稿某所未檢閱恐一登梓不  
便唯黃甚非雅頌各得其所之意可爲緩之

又

嗣音後翹注如昔改歲猶拮据荒政無暇時也某素  
情雅不能飾厨傳稱過使意即過使未嘗不銜之也  
郡極陋小民藪藪貧第不啻一朱韜抱關擊柝吏爾  
早晚投効歸計定矣適以政餘理銀丹事次第就矣  
庶幾饘粥糊口哉是月又抱一豚犬子朝夕玩之掌

上也安能僕僕升斗粟其爲俗夫責望邪春和握手  
元美憶其也樂哉海內知己兩賢比肩於署中始終  
所欲言未已也某風塵羈宦仿徨無侶極神北眺若  
就見之可推勞心矣吳明卿旦暮且至宗梁二子寧  
畏簡書第雖株守一方實欣聚首更爲便寄也倏忽  
維夏庶幾出使畿中齟舌相竦披瀝左右不意晤言  
子與新作盍盡緘示魏順甫善進好與元美携之

又

日攀龍辱諭知足下慨然欲過郡齋也不腆敝邑猶  
可具十日之飲願足下留意焉又明卿且至幸相握

手斯言勿更效異時踐約太果也健卒一謹奉引從者孔泗爲候焉

又

攀龍之事二三兄弟雖千里不遠也平鄉只尺爾敢以爲勞耶顧不腆敝邑更有山色高齋少便晤言者子奚憚儼然辱臨之也

又

日辱足下適我道左握手言平生談笑悲歌三宿爲別雖復黯然亦一大媮快矣所恨不腆敝邑未遂投轄不盡故人饑渴爾歸來值綉衣使者且至即坐鞅

掌東顧可知是夕復得元美書言二子愈益愴悅矣念中鉅鹿楊生遺一佩刀謹爲子與納焉更遺子與可壯使者顏色於車傍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某不能爲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柰何竒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論殄瘁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矣嵇紹故自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襁抱明卿危就世網翩翩自在所羨狎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又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前五日爲致草草以元美在難不欲稽其使耳海內  
兄弟今凡四人業以骨肉相視安可數百里不匍匐  
一問也不佞連歲遘疾自夏抵秋牀蓐自苦犬馬溝  
壑之餘息殊銜千載不朽之意乃今泗陽舟中揮涕  
一語也不已壯哉登太華之顛信宿而亦天下之至  
壯也四詩紀勝遊矣足下能不一見答之聞老伯新  
兆聿肇旣醞大和當益鍾秀螽斯詵詵也辱念老母  
在庇豚子糜廩矣謹附以慰繾綣之懷云

又

異日者携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  
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  
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忼  
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  
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  
君非直爲使君也曙癸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灑戀  
戀可知踰日乘雪復典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悠乚除夕蔬  
粥自爰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與  
彼海濱蓼莪藐焉之二孤復何似也謝中丞苦爰佳

漢書卷之三  
九  
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  
繼奉寄示无不冲妙悲鬱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  
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驟列使君  
當爲割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而梁宗兩生輒廢邪  
元美一篇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兩生見之所謂王  
生雖僅存其憂甚死者其不能贊一辭矣

又

曩者西鄙吏行爲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  
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  
於左右也田家作苦既已滌場典許史爲南山十日

之遊歸而值一戶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  
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譽如足下  
者不佞愉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構俛不免  
者是安得有此也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也去海  
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爲奚不听之然  
後知足下尤蠖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憇迂者独至爲  
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前時諸君酷慕大作  
愈重子典名而不佞亦以見知子典重日日欲得汝  
上使君治行狀也何公詞記雄辯千古三仁四科大  
義卓然即所論業足令仲黑凜也生氣實獲我心

海濱集 卷之三  
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  
行第一奚怪焉贈子木十絕句征南凱哥之流泯也  
東海之響即棨戟樓船長楊細柳羽檄鏡哥等語何  
悲壯乎汝南使君安得從案牘間左漢右唐如取如  
携如此即不佞固亦謂經術文辭一切无恙不徒欲  
示之間暇犹若勿忘有事云爾千里辱命不敢以蕪  
拙爲解碑稿奉教幸笑而置焉更屬元美勿令韓陵  
一片独出此石之上可也

又

以不佞觀於子典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

其伎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  
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  
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爲裁焉即如明卿已事  
浮沈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爲即何得使不佞望見  
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遊代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  
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  
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悻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  
有逍遙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

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  
謂我輩何吳生棲棲一郡豈遽爲非哉足下高識妙  
悟夙昔帝衷何埃解官如埃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  
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爲委出何見不爲委邪此  
余所謂吳生栖栖一郡未遽爲非也伯母內行大儀  
南國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  
答篇矣陶羅山銜恩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  
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幣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  
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  
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爲誓者豈其心能自己

乎僕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即順  
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爲別耳終當爲足下酬固始公  
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去國之音  
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  
賴慰藉推與敬美蓋亦爲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美  
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間者  
闕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  
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病後山居愈深削跡久不聞問涉秋始得長蘆報日

夜計走訊未果而足下緘書至矣諭欲顧我道左實  
一盛事謹埽除東墅儲苦埃命十日雄飲送子乎吳  
觀之峰握手稱別豈不壯哉獨恐天廢之人動輒有  
厭爲他所阻一失千秋竟成怏怏耳伯母既知子與  
遷官瘡自適已浹旬訪舊似不爲難使旋附請諸惟  
面盡

又

吾黨漂搖見後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  
以遷聞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踴躍計日爲驩卽命潛  
蠲庖婦子從史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

使其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顧暫奪哀悰歎及病  
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矣鮑山爲烈代有其人棲  
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  
與無楚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  
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  
得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  
人事多中沮似不妄也盧城之別非敢恣然足下高  
情有攜必戀旣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  
故人求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耳誌銘  
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

迹耳謗書姑置之是矣又以伏枕廢業而茲大文乃  
某與有猶母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  
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獨佳集一部正欲  
留賢明詩刪兼足下為辭多詰神品非假日月其與  
難窺文集亦卒難錄統容獻春便寄再求鑒賞明珠  
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明詩刪姑無令出尤  
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解衰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標  
秉當世反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

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  
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念其貧  
不欲恩之朝擊鮮一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  
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  
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  
所貽新刻子與固云文章老自知乃兩君既種種可  
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近體頗工于勢無已  
終當自詰將為大江以西一人今須子與元美時時  
獎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佳集把玩日不去手  
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達者難其郵云前選詩目



槩未精愜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也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爲別忽復爾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攜周生把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輾轡前涓心如火子與爲亦不忘邪佳集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卽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復子與所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竢精思蓋詩之難

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

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

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庶幾稱効將視元美明卿藁韃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雄窺人尚爲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一讀丙寅稿不勝踴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苦實謂子與

必至無疑耳爲問元美瘍何狀斯人斯疾孰與遊諸  
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屹然元美取  
材子與縱橫自是可并向約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  
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愛終恐三舍引  
避安能顧草廬又殿卿報謝茂秦近狀曳裾潘王門  
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此自小馮君先  
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爲元美  
抓瘍痂矣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可

知美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  
闕祇俟勘覆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又外公朝大  
薦元美已爲衰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寃  
狀者凜凜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高義小  
美例自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

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禪勿復濡滯明卿卽落  
落以上有鄰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平韻是老筆  
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

沈氏集 卷之二十一  
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  
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已  
千載一快鳴乎不獨其驥即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  
之下謂不佞執鞭子與邪

又

七月既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答附寒  
温不以時聞柰何元美通章色動

聖主今既得請凡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  
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  
忍負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

而後乃今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  
則甚高然元美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哀  
憐之交難哉諭云邵武有齟齬之者子與無害也余  
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遂以出之矣為有味乎  
元美其言之也

又

抵鄞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篚厥盈庭用託  
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哺不及吐  
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覽天上客星聊  
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頡

頑昨已云云知有今日明不諛耳小美去住青山老  
自由殊合邴生之肯卽爲諷不恤焉足下熊羆之喜  
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爲賀會攜至中達握手一醉子  
與乃效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  
用小美爲陽喬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  
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  
良苦元美海錯二詭轉聞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  
造化其柰我何但爲狀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岌

乎可知元美爲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下  
者從事而勿失時爲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卽  
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爲晚哉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  
之甚所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  
徵元美輩震澤之濱坐一大壇塲舉旗中原去矣是  
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  
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  
千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爲栖栖也抵任

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稟夙  
具冀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貺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  
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  
豈不人各有志然且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  
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  
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  
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黽  
勉自苦耳二月當摳衣孺子之堂不四海一快邪  
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卽養不佞

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正席珍  
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愀然借色於  
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章大自  
格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  
篋裏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  
而驟造此無亦文章老白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  
生奉一不佞並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  
卿促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  
周旋鞭弭也昔在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  
陽爲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贐盈鎰爲難矣且

念足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  
惜片楮卽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小祗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橫恐亦  
晚金支擘海矣大美䟽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踐京  
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驂于吾黨會當  
日上其論元美時亦弋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  
云大宗伯殷公從謗中極口昭雪至以身證之也又  
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不棄太夫人輒出矣別計  
踰月景光可愛此物風是也子與何嫌乎七佛精進

力而不一切遣之自作苦邪

又

廿五日舟行委遲相候月朔詣元美夕餐而別元美  
已前知子與多客政必不果期願請留子與方駕不  
佞業許之夫子與幸待與俱元美十一日發軔太倉  
奪我媚弟柰何北向不任馳望謹託顧季狂伺諸境  
上者如此

又

元美之不戀諸君之謂何留蘇者信宿初六遂行亦  
以涸半程而前耳卽元美不待渡江可及矣丹徒廣

陵似不能遽發子與勉之吳諸君季狂頗有俠氣餘  
唯注埃不盡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與王元美 三十七首

足下贈子與長歌十絕句適盧柟在郡齋把玩不覺  
神竦謂足下海內獨步知言哉至所贈子與文又漢  
人以下不能矣

又

僕雖屈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  
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跡僕所御一朱轡而抱

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爾然磬折路傍  
早晚解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卽不  
崇朝閉閣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  
白日出禦人卽邢襄之間有犖犬我輩何謂無益時  
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  
僕亦獨爲足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某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內  
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爲此技不自謂  
有知己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  
諭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  
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  
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某卽二三  
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又

張戶曹持書來云足下高會未嘗不念攀龍也戶曹  
生得出足下左右者不乂而又以使行則無異聞鈞  
天而蘇猶嘈嘈耳前爾許趙州乃在郡齋中出足下  
贈章時攀龍且醉耿耿把誦不覺髮上指矣悲壯哉  
張氏園五言諸篇攀龍一人能作爾設令何將軍園



詩亦當鴈行避元美元美自愛宗吳兩生千里駿也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豈謂公等哉

又

抵役信都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大龍  
也固爲非人哉夏月訟息日游園中時時拋書書寢  
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熟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爲吳歌  
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爲柰何郡  
甚邇鄴滑每能聞讞客新詩滑令張佳胤亦美士也

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嗟一時傾蓋遂成曠代  
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弟  
少年名家子激清風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掖進  
勿負聯璧之約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又

真定邸中開緘知元美病殊甚卽驚愕不識所措手  
不覺吞聲實涕矣元美素健如鬻馬何至此哉嫂免  
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強粥也示詩哀激如  
秋雨真不可讀竟歌諸婢愴然笑備困之餘非此人  
無此語也

又

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尺爾近復何似某業已渡  
落不爲齒柰何元美亦復在繼猶泮渙之間徒借姓  
名重它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母乃汎愛  
作苦邪今雖一握爲笑哉彼亦不能不謂吾輩爲異  
已某何患焉但某不去禍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  
美爲衆所急某郡國吏當未減此殊誤元美幸馳來  
圖之携手爲別託千載於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邸中夜卧誰爲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

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  
俗姍笑乎然更明興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  
知言者哉

又

太行在七月固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  
然攀龍尤不柰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朔始  
快於心耳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卽屬吏亦不  
能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  
豈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生日閉郡齋曲肱自愛又  
柰何

又

向見紫髯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當如孫仲謀面孔否也

又

日者攀龍與足下握手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哉今未見暮月削跡四方美人生何可知也視郡後愈益相念然無柰拳拳折腰貴官前作舊何何攀龍之頑鈍也月旦當冊績詣司勳倘夫人法不有誥章則僕有御板輿而去耳

又

河上一別黯然自失歸卧閣中沈頓如疾不意東吳菰莢中有如此情人也宗子相書果有深意似妬我太行之游者老母幸足以當

帝恩月朔 命下矣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知也乃某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柰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爲僕窮日之力乎某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

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  
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  
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既以他  
補其尚釋憾哉久不得明卿起君徐生豈當已於事  
而竣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遙見三峯挿天白雲如練  
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  
諸陵返照間而已回中西北見皆丘怪空同笄頭磴  
磴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涼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  
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穰緝  
廬而寢其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笑

又

杪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玉井上夢見元美明卿比及  
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篇盈把矣大閱五家兵奚  
減携徐卿東望大海樂乎

又

屬報貽兒書未浹旬使者又持問至何見存之亟也  
不佞業自廢曾無意出對客願得元美一詩伏枕耳  
罷官行豪哉豪於罷官矣辱豆籩自遠却致腊二十  
箇秋石二兩握杞秦歸一斤

又

何物作驚人語如此太華旣以不佞生氣可以岱宗  
而不遇元美乎僕秋色中欲過絕頂未知更能作何  
語孔通德音當縷縷此中

又

旦起視滑苦屬且醕焉而使以珍至矣安能復讀  
寒溫語剖摘削筍藜藿屏廢果然就飽也柰元美何  
幸爲攀龍賦一田家行俾主人得和歌猶之于旄也

又

徂暑之月蓋不佞祗役上郡道中隸自山東來持元  
美報書及郵卒自隴西以小馮君所致元美遺僕書

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  
時攀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  
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肌骨胡笳頓咽代馬躑躅也  
悲哉豈齊音故有騶生之風耶攀龍且歸矣許長史  
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輒馳示攀龍云足下視管鮑直  
賈豎耳

又

元美無恙兒女之情須爲自禁抱一惡乃至無復佳  
夢如此不佞偃息之民業且治幽憂之疾非足下旦  
夕相存何賴焉此語殊不利於大司馬且謂攀龍非

人也

又

明年一切謝絕客不然恐海鷗有不下之色也

又

足下云云欲僕辟地他邑未嘗一日忘之將買山城南棲巖谷中不則杜門而老焉終不能復見顯者矣

又

元美念攀龍甚珍也辭曰起宅卽戴安道當柰郗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掇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攀龍可及也憶東 醉中促膝談不佞詩者縷

縷至今眼足下裁鑒然得其旨而忘其辭足下可爲布之篇章得置座右龍也雖耄猶可折董使也

又

不佞業已自廢有高卧鼓腹而已不欲見客也長史嶽嶽數語興復爛熳矧伊人哉獨恐元美不能自柰耳青乘元美自異何更屬不佞

又

乃不佞卽善卧然大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竒也溝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足下書輒以伏枕

起色盈牆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陵南海化爲  
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遄已相幸不知轉復  
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報章惟四詩  
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自沾沾耳頃  
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爲抵掌旁若無人再  
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魏使君之厚  
成書始示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不厭余意矣  
明卿久州郡亦旣習宦乃溘命中沮元老視之顧不  
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遂循出徇五斗當路顧爭爲汲  
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君姜被無敝

乎

又

維夏重以竒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  
今觀昔悻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  
私自憐僕所爲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卽牀蓐患苦不  
與也

又

謝茂秦寄二詩見懷似猶栖栖晉代間先是寄者盈  
牘如五臺山輩不下數十首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  
李伯承新刻推意就辭未合而戰遂劣長驅沾沾自

愛也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  
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其才力與魏使君同屈  
疆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之待足下而興吳徐二  
家皆未易鴈行論也公瑕自雅浹旬而梁伯龍繼至  
再苦於感遇殊咄咄大常之爲人游子豈易作邪乃  
拳拳謂不佞必度江不知其不可矣

又

讀足下遊陽羨稿善卷洞若在下天樂哉瘍乃復作  
苦今狀豈當如墮屨辨邪不得一撫我元美扼腕求  
歎也桓文爲盛壯哉斯言狎主齊盟葦食自愛與伯

龍口吻不獨五色兼有熱腸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  
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予與近稿風格似上爲  
是其遷官力乎恨不見明卿耳北鄙荒涼無以致太  
夫人前何甘毳盈筐爲敬美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  
也

又

六月徂暑梁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卽東探海  
市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  
下攜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  
然忘其爲今之人也因與登華不注爲送將歸維子



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祗園以太夫人重爲游子耳自  
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卽小美視助甫輩旣先鳴矣

又

攀龍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卽小草渡江數  
月作秦中故態再効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畫蛇  
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幸出會諸  
舟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情

又

足下兄弟聯翩薦䟽嚶鳴聖朝二三子與伐木之嚮  
兩游自輕鷺君乃欲相吏耶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

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小英雄尋將火  
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

又

不佞之於是役非時奉手札如回談差為快哉吳越  
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  
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柰何有墨子  
之忌不出更為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為好龍滔滔皆  
是然於元美雕文為工矣

又

子與凡再浹旬迭相主客殊媿雞黍之誼又浙士往

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為愛已也斯驩焉道故唯日  
不足矣既為命舟請移謁選屬當遠別而往詣元美  
興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  
可柰何

又

所答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為不當出再䟽再不許而  
又不出是雙言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  
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喉者久之上觀下獲業  
以前出慮二少年見以我借魴為重而乃為是諛以  
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

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頭血豈能一日忘鍾  
郎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子與  
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

又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佞腰骨作苦事  
竣當歸故山請為君殷深源倡首如何

又

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比行者不佞信何功德乃  
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及誦四詩乃為狂姣所  
名指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

耶惟茲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闕後賢是厭不即付  
介者須起居與俱也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  
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疑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愍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竟  
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  
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下意儻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為表先大  
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某徼其寵靈以光丘  
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

與王敬美

五首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  
形穢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竒哉  
東行瘡瘡自罷囊中裝懸磬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  
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苦歸  
為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  
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觀足下稽顙狀若將捨入剝木者心知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

帝快何如焉卽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之誼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馬以慰伏闕之情者快快耳襄役幸出薄遊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禮千里長風已在蹄下顧願搏轡曰

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為之紹介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令視不猶兄某非人哉不然豈其仰止而思焉逡巡如諭云也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為可慰藉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柰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翱翔氣類使不佞睠焉有意乎其來者顧予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

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論  
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卽亦愛不佞欲  
亟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  
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  
甚足下夫子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  
能愉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為致筐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  
矣壯哉敬美所言某卽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  
自先朝一藝受吏乎大江以北連鰲鼉天何恙

哉元美適已太夫人善飯卽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  
耳以君雄才發軔見絆海內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  
意何云欲畢邪

